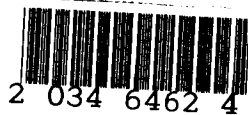


吴佩孚传

上册

新华出版社





章君穀 著

吴佩孚传

上册



新华出版社

10



2 034 6458 0

章君穀著

吴佩孚传

下册



新华出版社

吳佩孚傳

(上、下冊)

章君毅 著

★

新華出版社出版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一二〇二工廠印刷

★

850×1168毫米 32開本 23.625印張 插頁5張 542,000字

1987年11月第一版 1987年1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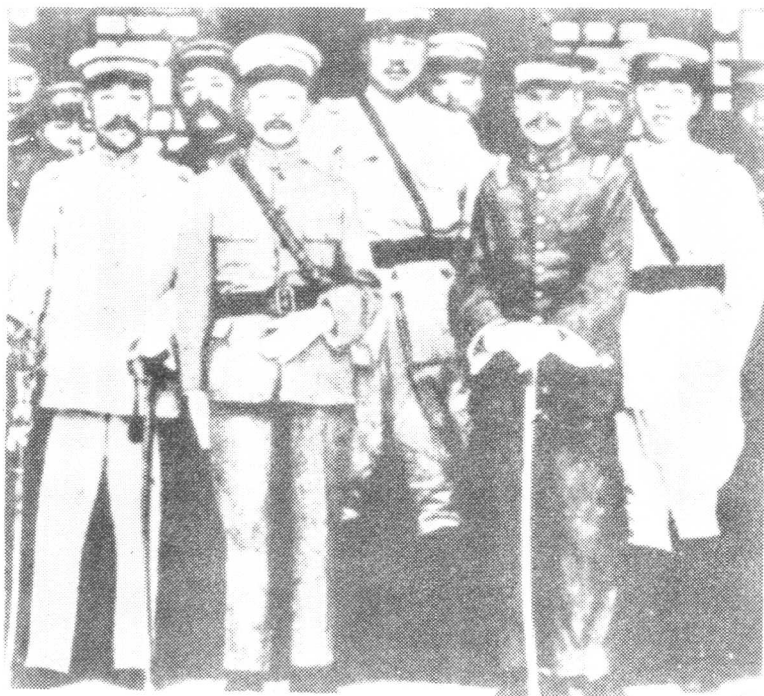
ISBN 7-5011-0096-9/K·20

統一書號：11203·090 定價：5.50元

(內部發行)



吴 佩 孚



直奉联合时期吴佩孚（前排右二）与张宗昌、张作霖、张学良（前排右一）等合影

出版说明

吴佩孚(1874—1939)，是北洋直系军阀首领。《吴佩孚传》详尽地描述了吴佩孚的一生。作者不惜笔墨，全面展现北洋军阀混战时期直皖战争，第一、第二次直奉大战的历史画面和战争发展历史过程；同时对这些战争的策划者和参与者吴佩孚、曹錕、冯玉祥、段祺瑞、张作霖等人为取得对对方的胜利而展开的“合纵连横”、“连横合纵”式的斗争，作了深入细致、生动形象的描写。这里有历史记录、文学描写。作为历史记录，对撰写近现代史具有参考价值；作为文学描写，具有艺术欣赏价值。

吴佩孚是个大军阀，是镇压“二七罢工”的罪魁。本书对吴佩孚成长过程和发迹历史的描述，不乏溢美之词；对国民军著名将领冯玉祥的描写，则不乏贬抑之词，这是不太客观、不太公允的；而对吴佩孚血腥屠杀“二七罢工”工人和共产党人的这段历史，着墨不多，尽管也承认是“镇压”、“惨案”等，但基本上是采取“避重就

轻”的手法，起到掩盖吴氏罪行的作用。统观全书，就其基调而言，它是一部美化吴佩孚、为吴氏树碑立传的著作。

《吴佩孚传》原系台湾出版，这次我们作内部读物出版，是依据台湾1985年第三版的本子。考虑到该书原貌问题，没有作什么大的改动，仅对个别地方作了点小的删改和技术处理。请读者以历史的眼光和分析的态度来研读它。

新华出版社编辑部

1987年7月

《吴佩孚传》前言

杨 森

以章君穀先生的如椽大笔，写吴玉帅（佩孚）的生平事迹，倩赵恒惕、贺国光、丁治磐、孙震、李鸿球、刘泗英、毕泽宇、李寰、张森、张伯伦、王联奎诸先生口述资料，校订稿件，经征信新闻报献诸其广大的读者，而由传记文学社辑印成书，流传久远。珠联璧合，众美毕集，可谓近年来的一大盛事。

玉帅以蓬莱秀才，蒿目时艰，奋袂而起，投身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总办段芝贵帐下，奉派赴东北各地担任侦探，被俄军所捕，判处死刑，于押解途中设计逃脱。三十三岁奉调回保定，从营付（第三镇步兵第十一标第一营督队官）干到直鲁豫巡阅使，十四省联军总司令，开府洛阳，统兵百万。当北洋时代群雄割据，生灵涂炭，唯玉帅取乱吊民，叱咤风云，大有四海复一之势。在他五十初度那一年，康有为曾寿之以联：

牧野鹰扬，百岁功名才半纪；

洛阳虎视，八方风雨会中州。

由此可想，当年吴玉帅的声望，高到了什么程度。

可惜的是，玉帅生不逢时，他没有机会接受民主的洗礼，主义的熏陶，因此当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，他昧于时势，力抗全国民意攸归的巨大浪潮，以致十万雄师，土崩鱼烂，四面楚歌，茫然无依，只剩下千余卫队相随，急走入川，险阻丛生。当时我曾将玉帅的狼狈窘迫，电呈蒋总司令，愿以私谊，作东道主，使他能在青天白日之下，为一含哺鼓腹之民，一面专轮驶出川境之外，亲往迎迓。玉帅在四川前后住了五年，川军同袍，争相接待，直到民国二十一年元月，玉帅因外侮日亟，国难方殷，而甘肃回汉冲突甚烈，他乃西出天水陇西，直抵兰州，亲身调停回汉纷争，勉以团结一致，和内攘外。然后绕经宁夏、绥远，到了北平，张学良率领北平全体文武官员来迎，他愤于张氏不抵抗而失东北，故意不与周旋，上了汽车就走。当晚他又和张氏晤于私邸，一开口便责问：

“你为什么不抵抗？”

时值淞沪一二八变作，国军浴血抵抗大举来犯的日军，玉帅在北平疾言厉色，力促东北军反攻并南下增援。日人畏忌玉帅，请他出主满洲，一切名号，唯玉帅之命是从，玉帅峻却，坚拒接见任何日人。

这一年的夏天，今总统蒋公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，特派实业部长孔祥熙，持亲笔函往见玉帅，备致慰劳，并馈赠十万，使吴玉帅甚为感奋，令他的少君和高级幕僚迎于车站。后来又遣人赴南京答谢。不久，蒋公北上，邀玉帅在北平外交大楼接席畅谈，子瑜神交，春明倾

盖，自此遂成莫逆。

民国二十六年七月，抗日军兴，玉帅不及撤离，陷于北平。从翌年秋天起，日方即由土肥原贤二主持，千方百计，劝诱玉帅出山，许以绥靖军事委员会名义，招收旧部建军三十万众，希望由拥有实力，海宇崇钦的吴玉帅，出面主持中日和议。土肥原为这一着棋，前后耗资三千余万日元，但是玉帅大义凛烈，屹然不为所动，因此埋下土肥原老羞成怒、阴谋刺杀吴玉帅的祸根。

汪精卫卖身事敌，艳电主和，曾经函电交驰，向玉帅历陈“时局意见”，玉帅接到汪精卫的第一封信，便提笔在信封上批示了几句：

“复：公离重庆，失所凭依，如虎出山入柙，无谋和之价值；果能再回重庆，通电往来可也。”

中日大战愈烈，日人逼玉帅出山愈亟。二十八年十一月底攫牙疾，被日本医师拔去一齿而左颊全肿，十二月四日下午三时，汉奸齐燮元、符定一及日本军医二人强行登楼，伪托施行手术，刀刺喉管，一代贤豪，就此血如泉涌，长瞑不起。

吴玉帅逝世的消息轰动中外，而且不胜怆愕，海内外舆论，一致尊崇他的英风亮节，誉为中国旧军人的最后典型。国民政府明令褒扬，追赠陆军一级上将，并曾开会追悼。

玉帅英年，曾经一战安湘、再战败皖、三战定鄂、四战克奉，乃有常胜将军之誉。平生自律甚严，尤以三不主义——“不住租界，不积私财，不举外债”著称于世，而他也身体力行，贯彻始终。晚年擅画梅竹，著

述有《循分新书》、《正一道铨》、《明德讲义》、《蓬莱讲话录》、《蓬莱诗草》，由吴佩孚集编辑委员会同仁附列传记、年谱、追忆录等三章，辑入民国四十九年三月大中书局出版之《吴佩孚先生集》。

吴氏传记，迄今已有法国人邵万所撰之未刊行本，日人冈野增次郎著《吴佩孚》及陶菊隐著《吴佩孚传》等数种，后者问世业经多年，吴集编委会曾予检讨，认为不仅过于简略，而且错漏甚多，因此玉帅的故旧挚友，一致愿意提供正确的史料，请章君毅先生写成这样一部真实详尽，信而有征的《吴佩孚传》。

是为前言。

三七

长江上游警备司令孙传芳，是吴佩孚新收录的一员大将，当时不过一名师长，僻处荆沙宜昌，吴佩孚因为他原是王占元的部属，投效自己不久，色彩还不太浓厚，所以他暗使孙传芳为始发难者，联络同驻宜昌的第十八师师长卢金山，在五月二十八日那一天，发一个通电上徐大总统徐世昌，理直气壮的说：

“巩固民国，宜先统一。南北统一之破裂，既以法律问题为厉阶，统一之归来，即当以恢复法统为捷径。应请黎黄陂（黎元洪是湖北黄陂人）复位，召集六年旧国会，速制宪典，共选副座。非常政府，原由护法而兴，法统既复，异帜可消。倘有扰乱之徒，应在共弃之列！”

徐世昌一看这个电报，真是猛一下子凉了半截。孙传芳他们说的恢复法统，亦即恢复民元约法，“召集六年旧国会”，便是否定段祺瑞一手导演、选出徐世昌为总统的“安福国会”，——说它“伪”，是因为这个国会全无法律依据。孙卢二将的意见说得简单明白，清楚得很，请徐世昌下台，促根据民元约法选出有法律根据的黎元洪回任，然后再选一位副总统，全国即可藉约法的恢复而统一。至于南方的护法政府，不是由于“维护约法”而设立的吗？如今约法业经恢复，“非常政府”目的已达，就不再有存在的必要。照这个办法解决国是，消灭畛域，万一有谁捣乱，那就将成为“全国所共弃者！”

孙卢这个电报给徐世昌的打击很大。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，他必须采取紧急措施，作保全总统大位的准备。他毕竟老谋深算，在表面上声色不动，不找曹吴磋商，也不将孙电公开，免得授之以柄，予人可乘之机，徒使问题公开，自己会被迫下台。他一面电复孙卢，羈縻敷衍，说什么“忠言快论，实获我心”，“本人力不能逮，群贤协谋以成其志，更属求之而不得之举，一有合宜办法，便即束身而退，决无希恋”的话，先把孙卢给稳下来。另一方面，则运用政治手腕，派出许多代表，秘密奔走于直系各督军之间，企图离间挑拨，造成直系内部的分裂。同时，又使他的亲信幕僚，绞尽脑汁，想出一个什么什么会的名堂来，代表“民意”，作为缓冲，使他这个“伪大总统”也有个合法的地位。

然而，吴佩孚认定徐世昌是全国统一的障碍，他若不走，北政府永无合法的地位，南方护法政府也有藉口继续存在。他起先为了免得破脸，是避些嫌，特意使孙传芳、卢金山两个提出要求。徐世昌装癡装呆，佯为不睬，又在暗中密谋破坏直系的团结，为他自己保全祿位而欲再组什么会。徐世昌“敬酒不吃吃罚酒”，吴佩孚接下来的步骤，便不得不使东海老人难堪。六月廿八日，孙卢再电徐世昌，语气之间越显强硬，有云“法律神圣，不容假借，事实障碍，应早化除。——望先生体天之德，视民如伤，敝屣尊荣，及时引退。中国幸甚”等等。徐世昌得电正在筹思如何措词答复，再抵挡一阵，二十九日，江苏督军齐燮元的通电又到。齐燮元说了一篇“国人苦怨日深，友邦希望将绝”的话，直接要求徐世昌：“慷慨宣言，功成身退，既昭德让，复示大公！”干脆请他立即宣布退职了。徐世昌读罢，那能不慌，邀集心腹筹商，却是除了拖兵之计，别无他法可想。

咱们“抛头颅，洒热血”打下来的胜仗，倒让你安安稳稳，

端坐在新华宫里。——曹锟对于徐世昌，这时已全无半分好感。五月底六月初，张作霖还在关内滦州据守，收集残部，准备等海军的威胁解除，吴佩孚全盘放弃追出关外的想法，他再统兵出关，生聚教训。此所谓：“君子报仇，三年不晚”。因此，他在滦州的言行，曹锟这边，不时也有情报传来，曹锟接连听说了不少的笑话。当奉军初败，叶恭绰、张弧、潘复等化装黄包车夫，逃出天津，奔向塘沽，路上还遇见了朋友，看见这狼狈不堪的一行，大笑不止，告诉他们说：

“你们涂了两手两脚的泥，却露出白净的面皮，那点像是拉胶皮的呢？”

叶、张、潘是上轮船逃往大连的。梁士诒当张作霖五月七号那天还在军粮城急办善后，准备撤退之际，他匆匆忙忙的赶了来，要求雨帅派兵保护，让他上船逃亡日本。张作霖一听，赫然震怒，顿足大骂：

“咱们为了你，要干什嘛总理，丧了十万雄师，折了无数猛将，坏了曹亲家的颜面，又跟吴子玉那小子结了莫大的冤仇！光是军费，便花了三千万大洋，损失的武器和辎重，还不知有多少？这会儿打了败仗，你倒晓得要往日本跑？你一逃了之，叫咱们这一帮人往哪儿走哇？”

梁士诒见张作霖火气大了，自知理屈，连忙赔罪，并且当时便双手奉上一家实业公司的股票两百万元，请张雨帅收下作为退兵之费。张作霖方始息怒，派队伍送他上船，后来他便在日本鱼崎蛰居。

听到这儿，曹锟还止觉得可惜。梁士诒、叶恭绰之辈，都是金融巨子，交通系的大阔佬，梁士诒尤有“财神”之称，倘若先一步在天津逮着了他们，还怕他们不乖乖的奉上大笔钱财？如今

张作霖只不过派几个兵送上船，便白白的捡了两百万。

另一个情报，言者凿凿，相当可靠。据说张作霖曾在滦州大发牢骚，他说徐世昌太不够意思，当初暗中掇促他跟直系开仗，一举消灭直系，免得直系处处要分奉系一杯羹，尤且得地利之便，把持操纵北政府。这么说来，直奉之战的真正罪魁祸首竟是徐世昌，若不是子玉用心，将士效力，说不定自己已经栽在那东海老儿手里了。这么一想，大为愤恚，再勾起往先自己想问鼎北政府副总统，也是徐世昌阴谋诡计，多方阻挠，结果才变成了画饼充饥。新仇加上了旧憾，乃使曹大帅也下定了决心，没话可说，先把徐世昌撵走了再讲！

曹锟改变态度，对驱徐渐趋积极，使吴佩孚极为欣慰，他的做法，更可以密锣紧鼓，加速进行。对于外间，曹吴合作无间，并无歧见，则不但消除了许多猜疑，尤且对于直系的团结，也是大有裨益。

再进一步，吴佩孚便与国会中人，切取联络。

民国五年八月一日当选为参议院议长的王家襄（幼珊）、浙江绍兴人，六年五月当选为众议院议长的吴景濂（莲伯），籍隶辽宁。在民国六年六月十三日大总统黎元洪被段祺瑞逼迫下令解散国会后，这两位议长奔走南北，呼吁号召，一直在为恢复约法，行使国会职权而奋斗努力。尤其吴景濂曾组会广州，远走重庆，为北政府下令通缉。当吴佩孚决心恢复约法，吴王二人殊为兴奋，他们曾赴保定，和曹锟、吴佩孚面商重开国会，敦促黎元洪复职的问题。他们认为曹吴确有诚意。——曹锟同意此举，一方面是支持吴佩孚的意见，二则他对徐世昌有许多不满之处，于私则徐世昌曾暗中阻挠他竞选副总统，在公则他往后察觉直奉之役，徐世昌对奉方曾经推波助澜，并且相互勾结，阴谋消灭直系。

由于当时北京已是直系之天下，吴景濂和王家襄便不顾北政府的“通缉”，堂而皇之，晋京召开国会。他们集合了议员一百五十多人，在六月一日那天，举行会议，通过了一项宣言，措词严厉，对徐世昌公然的加以声讨和指责——

“民国宪法未完成前，国家根本组织，厥惟临时约法。依据临时约法，大总统无解散国会之权，则六年六月十二日解散参众两院之令，当然无效。

“又查临时约法第二十八条，参议院于国会成立之日解散，其职权由国会行之，则国会成立以后，不容再有参议院发生，亦无疑义。

“乃两院显经非法解散，旋又组织参议院，循是而有七年之非法国会，以及同年之非法大总统选举会。徐世昌之任大总统，既系选自非法，大总统选举会显系篡窃行为，应即宣告无效。

“自今日始，应由国会完全行使职权，再由合法大总统，依法组织政府，护法大业，亦已告成。其西南各省，因护法而成立之一切特别组织，自应于此终结。

“至徐世昌窃位数年，祸国殃民，障碍统一，不忠共和，黷货营私，种种罪恶，举国痛心，更无俟同人等一一列举也。六载分崩，扰攘不止，拨乱反正，惟此一途。凡我国人，同此心理。特此宣言。”

民国元年元月二十八日，十七省议员三十八人，在南京成立临时参议院，起草民国根本大法，三月十一日由参议院议决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凡七章五十六条，这便是“民国元年临时约法”。在中华民国宪法尚未产生之前，吴景濂、王家襄等国会议员一百五十余人的这个通电，开宗明义第一句说得很对：“民国宪法未完成前，国家根本组织，厥为临时约法”。根据临时约法，徐世昌被斥